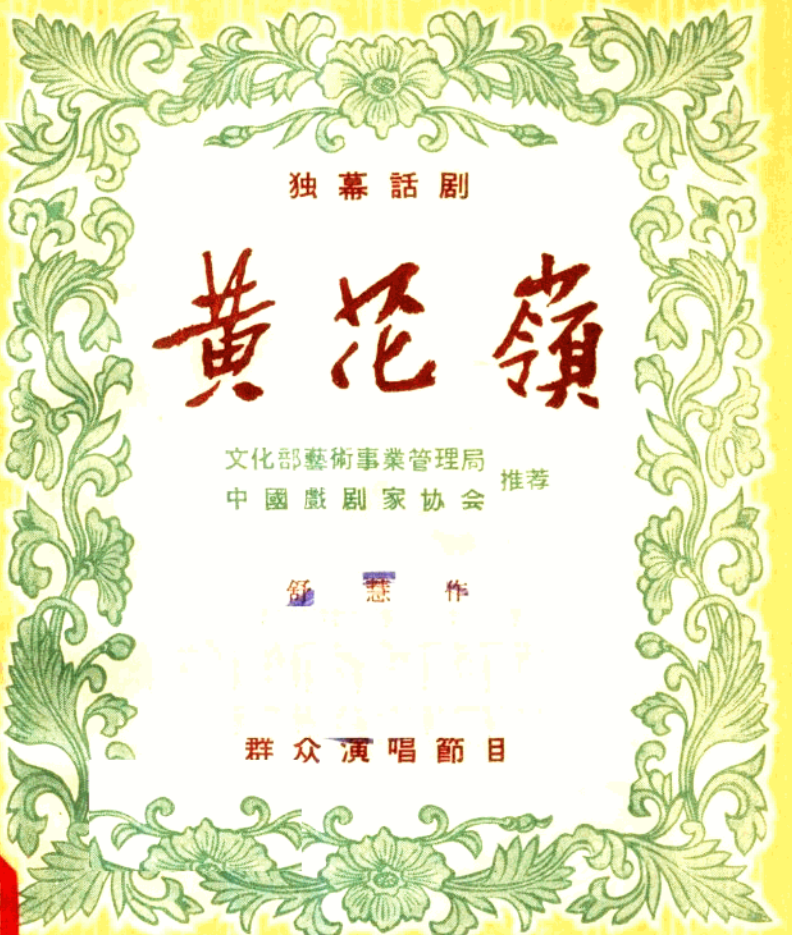




独幕话剧

黄花岭

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局 推荐
中國戲劇家协会

舒 慧 作

群众演唱節目

通俗讀物出版社

獨幕話劇

黃 花 嶺

舒 慧 作

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局
中國戲劇家協會 合編

通俗讀物出版社

地點 山村。

時間 深秋，摘梨的季節。

人物 宋二嫂——孀居，二十五歲。

宋福山——她的大伯子，四十歲。

福山妻——她的大伯媳，三十六歲。

李洪奎——生產合作社主任，三十歲。

李春堂——洪奎的親老叔，社員，五十歲。

佈景 在一個山溝溝裏。

上屋是嶄新的三間石頭磚房，門窗都油着一層藍色的油漆。乍一看挺新鮮，仔細一瞅，使人感到厭惡和俗氣。西房是馬圈，卸車放大轆轤車的地方。這就是宋福山的家。

東邊有兩間土平廂房，雖然因經年未修房簷稍頹，但很整齊，舊式古老的花格窗戶，窗紙上貼着窗花：很精緻的鬥鵝和睡貓。房簷下掛着梨乾、玻璃葉和鮮紅的辣椒。靠東邊的房門前，有棵古松，樹底下有塊大石頭。松樹的枝杈搭在房簷上就好像是看家松一樣。

周圍是山環抱。山頂子上頭有翠綠的松柏，夾雜着楓樹的紅葉，以及葉子將落的各種果木樹。

暮啓 院內靜悄悄的，天空籠罩着一層鉛灰色的雲層，太陽放射着微弱的虛光，太陽周圍有着一連幾層的大風圈。山區的深秋，年例都要來場大風，只要離家晚摘貨，就必然遇上這

場狂風的災禍。

少頃，宋二嫂匆匆走上。她上身穿着魚白色的布衫，上邊補着補綻，下身穿着一條藍色褲子，雖然不新，但漿洗的很潔淨。頭上梳着光溜溜的疙瘩髻。

她還年輕，但眉目間却含着愁苦的神色。她打開自家的門，拿出一個摘梨的小筐；覺着不够用，向上屋走去，走到福山窗前，猶豫了一會。

宋二嫂：（小聲）嫂子，嫂子，在家沒？

福山妻：（掀開窗戶）噢，是二妹子。

宋二嫂：嫂子，社裏來十幾號人，摘梨筐不够用，把你們的借給使使。

福山妻：哎呀，筐倒有，不知道讓你大哥攔哪啦，唉，要在眼前，借使使還不中嗎，咱妯娌分甚麼你的我的！

宋二嫂：啊，那我到別家借借。（要走）

福山妻：（不懷好意）二妹子，李洪奎可真向着你。看你梨沒摘，隨後就派社裏人幫你摘來啦。

宋二嫂：嫂子，要是大哥在家，組裏調配來勞力，我能用人家社嗎。趕的也巧，你看那大風圈，這場風就到了，不叫社裏幫忙，我哭也哭不上溜來呀。

福山妻：（探聽）這回你快是社的人啦。是嘛，誰不往高處走呀。

宋二嫂：（一楞）嫂子，我還敢往那上頭想？要勞力沒勞力，要錢財沒錢財，人家社裏要我幹啥？（看看筐）我得走

啦。

福山妻：（意味深長）真的，你快去吧，人家還等着你哪！（做鬼臉，把窗戶關上）

宋二嫂：（感到不是滋味，痛苦）唉——（下）

〔福山妻由門內出來，她梳着“窩反”，穿着一件繡繡巴巴新蓋士林布的長衫，只繫胳膊窩一個鈕扣。她站在石頭上，向黃花嶺望去。〕

福山妻：斷根的小寡婦子，沒安着好心！宋家門裏這點財帛，你想孝敬了外姓人，就叫辦不到！埋你男人的時候，是我兒子打的靈幡！

〔幕後車聲，馬鈴聲。〕

福山妻：（向後喊）才回來，趕回集，一去就是四、五天，虧得你還是個大老爺們。

〔幕後宋福山打馬聲：“搶！搶！”鞭聲，馬嘶叫聲，混成一片。〕

福山妻：打，打牠個敗家玩藝，有前勁沒後勁。（馬慘叫聲）得啦，得啦，你還想把牠打死下湯鍋呀？

〔宋福山上。他披着大皮襖，滿身塵土，手拿斷成兩截的鞭子。〕

宋福山：活人還讓你啞巴牲口治住啦。（看看手裏斷了的鞭子）喪氣！（扔下，坐在石頭上）給我倒盃水喝。

〔福山妻端出水，他一飲而盡。〕

福山妻：（伸手）拿來！

宋福山：啥呀？

福山妻：錢。

宋福山：你他媽就知道錢！（不理）

福山妻：（動手翻宋福山的腰：破腰本子，破麻繩子，都翻露出來，扔在地下）賣梨錢哪？都消放哪啦？你說呀。

宋福山：讓大風颳去啦。

福山妻：我早看透你啦。一車好安梨，你準是搗騰缸來，拿五馬倒六羊。你要不賠啦，我都頭朝下見你！

宋福山：（站起來）“賠”？要是賠我就認可啦！搗騰點缸嘛……他媽的，碰上稅務局就倒血霉啦；連僱老聾頭、放利錢的事，官家都知道了！（狠狠地）準是李洪奎小子給我報上的！

〔靜場。黃花嶺上摘梨的人們歡快的唱着，歌聲傳來。宋福山望着黃花嶺，焦躁不安。〕

宋福山：黃花嶺上咋那麼多人，鬧鬧騰騰的？呵？

福山妻：大合作社的社員們！

宋福山：它合作社跑那兒幹啥？

福山妻：人家不是幫助困難戶嘛！幫你那兄弟媳婦摘梨來啦。

宋福山：（若有所思）我告訴你那件事，你問她沒有？

福山妻：（光顧告訴他沒在時的事）你呀，別覺回來就沒事啦。

李洪奎那小子盯上你啦。你走這幾天哪，他就像傳過堂似的，咬住扣釘問我：“你家大哥哪去啦？”“組上沒摘完梨就撈啦。”唉，誰叫你當這份互助啥長啦。

宋福山：（焦躁）嘀咕甚麼？我問你跟她說了沒有？

福山妻：我呀，我跟她低三下四扯那份蛋呢！我有那工夫還上我媽她那搶聽搶聽誰家借錢呢。

宋福山：（斥責）你懂甚麼，那黃花嶺啊，嶺上有梨樹，嶺下是山貨，那是咱村頭等園子。離家又近，真是伸胳膊就是袖，一年鋤鏟不動，也摘上萬八斤的貨呀！

福山妻：好能咋的？老媽抱孩子——人家的。（到宋福山跟前）我問你，到底還剩下點錢沒有？

宋福山：唉，你別嘮咯啦。

福山妻：我跟人家說的一妥百妥的，借五十元，四分利。

宋福山：噓！（担心，四下瞅瞅）他媽。別沉不住氣。我沒告訴過你嘛，咱要把他二孀這黃花嶺想法鬧到手，那不是把個聚寶盆搬家來一樣！這比跑買賣放債都牢靠。跑買賣這年頭閃錯大呀！

福山妻：（裝相）我不愛聽。

宋福山：唉唉，俗話說的好，人不得外財不富，馬不吃夜草不肥。咱們若不叫頭三年借給跑關東王老三的錢，四關裏還不起他給咱那塊連青苗帶園子，咱日子能這麼發達？這是舊話咱不能重提，這叫外落。說到黃花嶺嘛，是咱應該應份的內落。這外落加內落，咱還愁這日子不發嗎？家底打厚啦，我也會給你們搞個社看看。

福山妻：哼，眼瞅是塊肉，你伸不上筷子！

宋福山：你咋竟說這洩氣的話呢！讓你跟寡婦說，先把黃花嶺租過來，你咋就不跟她說呢？

福山妻：租，租，給她白侍弄，還得給她租子。

宋福山：若不說井底蛙，眼光短呢！這事是心急吃不了熱鍋粥，咱們是老虎吃螞蚱零拾掇。咱們先租過來，叫上幾個長工，讓她給燒火煮飯，餵豬打狗，你說這有多泰和！

福山妻：別做夢啃豬頭——竟想好事。人家要入社啦！

宋福山：甚麼？入社？你咋不早說！你看明白沒有？都看着這是塊肉啊，咱若再不下手，落個雞飛蛋打，這筆財產就讓人家吞啦。咱們是“近水樓台先得月”，這便宜不能讓李洪奎截去！

〔宋二嫂挎筐落梨上。〕

宋福山：二妹子，哈，摘梨呢呀！

宋二嫂：大哥你回來啦，咋去了四、五天哪？

宋福山：（翻白）咳，別提啦，走到興隆店，這牲口就毛啦。

福山妻：（順杆爬）哎呀，把車梨呀，都翻溝裏去啦，白白的糟踐啦。

宋福山：去，整點飯吃，我跟二妹子嘮會咯。

〔福山妻一撇嘴下。〕

宋二嫂：咳，真白瞎啦！

宋福山：沒啥！出門在外也是常行裏的事，不提它也就罷啦。說真的，我是惦记你的梨沒摘，二妹子，我在道上就想啊，咱們呢，雖說是分家啦，走一個大門燒兩把火，可是到山南海北也是一家呵！

宋二嫂：大哥，這还用說嘛。

宋福山：（假裝傷感）我跟二弟呢，不是他死啦，我說這話，真是一根蔓上兩個苦瓜，手拉手打苦堆裏爬出來的，他就扔下你一個人，我當哥哥的若袖手不管，怎對得起我那死去的兄弟！……讓外人也恥笑。

宋二嫂：大哥，你不要往下說啦，（眼睛潮濕了）不叫他死，我哪能做這麼大難哪。今早晨不叫人家生產社，我就得眼瞅梨被風樞地下。

宋福山：（忙接過來）這二年，我當哥哥的沒盡到義務啊！我總想：我對不住他二孀，對不起我那死去的兄弟呀！園子是你的還不像我的一樣嗎？你多摘幾百子，生活改善了，當哥哥的瞅着不也樂呵嗎！該咋是咋的，好在這二年園子是沒扔啊。

宋二嫂：（受着一種壓抑，左右不是）是呀。

宋福山：可侍弄的不及時呵，不知底細的說我當哥哥的在裏不使勁。咳，我也有難處啊，組裏人一提給你幹活都撓腦袋，我有啥辦法呀，這國家又不興動強迫。可我是這麼尋思：大哥吃乾的，不能讓你喝稀的，這回重新搞組，有人就想把你樞出去，我強說着：“我們兩家到啥時候不能拆幫”，因為這個我跟大夥吵個臉紅脖子粗哇！我對你真是費盡心機，誰知道你啦。……

宋二嫂：大哥，我雖然是婦道，誰近誰遠我還不知道嗎？

宋福山：二妹子，缺吃的不？

宋二嫂：大哥，不缺！

宋福山：你嫂子！給二妹子量二斗米！

〔幕後喊聲：“二嫂，快把筐送來呀！”〕

宋二嫂：噯，就去呀！（挎筐梨送進屋去）

宋福山：呸，李洪奎，你處處跟我成心做對呀！我搗弄梨嘛，你給我報官，叫我挨頓罰；我相中了黃花嶺吧，你也和我爭。

〔宋二嫂挎筐出。〕

宋福山：二妹子，我聽你要入社嗎？

宋二嫂：（不敢明言）嗯哪，提過。

宋福山：入社是好事呀，走社會主義道大哥不攔你，（狠狠地）大哥是怕你讓人家套弄啦，一下子走到窟窿橋裏拔不出腳來。

宋二嫂：還沒說一準哪。

宋福山：你們婦道人不上市面，你不知道這內情啊。你別看哥哥我這麼拉幫你呀，咱家啥關係！像你這樣的入了社，不是自找苦吃嗎？就你這麼一個女勞力，人家社是按勞取酬，你幹過人家大老爺們啦？這不明明是送塊肉給大夥分嗎？你也不想想，大哥比你優呀？若是合適，有便宜，那大哥能不入嗎？呵？

宋二嫂：（吐吐吞吞）我尋思人家老王大嫂不也是女勞動力嘛，人家社裏不分大小工，講的同工同酬，她掙二百多個勞動日，副業錢還除外……說真的，我幹活也頂住她

了。

宋福山：賣瓜還有說瓜苦的？（說走了，露出真心話）你哥哥可不能眼睜這便宜讓外姓人揀去，那合作社算是甚麼東西？

宋二嫂：（不願聽）大哥，你光說，人家社今年摘多少梨，開春就用雙輪兩鐮新犁杖翻地，樹起蟲子，就打供銷社拉來三個頭的自動噴霧器打藥，看人家社多得力。

宋福山：那玩藝，有錢就能買。

宋二嫂：聽說人家社是貸的款呢！

宋福山：咱不用貸，過年就買。你放心不用入他們社。

〔宋二嫂不語，低下頭，回轉身，悄悄地走下。〕

宋福山：（望着她的背影，狠狠地）我若不哼聲，你想入社，比登天還難！

〔李春堂扛着一根扁担上，他是地地道道的老農民。〕

宋福山：（見李春堂）來吧，你這個老砲筒子，今年放空砲了吧？

李春堂：你這個老禿牙子，可得算幾歲口呢？

宋福山：嘮兩句真格的。

李春堂：你小子除非拉屎是真的，心毒嘴損，還有真格的！

宋福山：噯，你們社裏套着夾板兒，咋讓你這個散牲口跑出來啦？

李春堂：你小子說話別不知好歹，若不叫幫助你們組的，我也不至於累的大梁骨生疼。

宋福山：唉，別牢騷，合作社帶動互助組嘛，這是你們應該

應份的事。

李春堂：也就是我們主任吧，換個主任也不能幫你這個忙，你小子得知恩。

宋福山：我們算燒八丈高香啦！咱屯出息你們這麼個好合作社，若不全屯梨都得掉地下。

李春堂：“衝”着你小子說這話，真不應份幫你們組上人摘。（說出來的目的）唉，集上梨行多少錢？

宋福山：（猜中了他的心意）多少錢？這個數。（遞手）

李春堂：八萬！喂呀，我們社賣給供銷社也賠老啦。我房前左右摘點，你上集給我捎去，行不行？

宋福山：不行，（惡毒地）嘿！這話說的，好事都叫你攤上還行了。（岔過去）聽說你們社今年又要擴大嗎？

李春堂：有啥擴大的，像你這樣悶頭戶，請也請不去。

宋福山：春堂老哥，你可別這麼說，我打心眼裏往外想入社。

李春堂：你這是打心眼裏往外說瞎話。

宋福山：咳，我跟你撒謊是這麼大的。（比劃）

李春堂：啥？

宋福山：鍋蓋！（訕笑）說真的，人家都往東飛，我咋偏往西飛，也不顯得太不合羣嗎。

李春堂：你呀，癩子打圍——坐着喊。你整的是另一套。

宋福山：老哥，咱爺們你說這話，讓兄弟寒心哪！我打多啥就看合作社是條好道。

李春堂：你小子嘴甜心苦，見啥人說啥話。咱社裏要不要你
不一定，就是……嗯，（誇口）可我要和洪奎常咕咕着點
呢……

宋福山：（假惺惺地）咳，老哥，這是咱爺們說，我拿不起投
資呀！

李春堂：喂呀，你跟我哭的哪份窮，我可不是跟你求借來
啦。

宋福山：我知道說這話你不信嘛。

李春堂：就是三歲小嘎也不信哪。蓋房子置地，大膠皮轆轤
車拴着，大騾子大馬饅着，放錢放貸的，你若再報窮，
像我這樣的，可報個啥呀？

宋福山：咳，那牲口那槽不是乾穀草，口口沒料，我正核計
牽市上“折騰”出去呢！人吃的都沒有，還有牠吃的
嗎？噯，反正我這嘴是啞巴吃黃連有口難分述，你是不
知道我的苦處哇。走，走，你到馬棚裏實際看看。

李春堂：拉倒吧，也就我拿你當香饅饅。若是社裏大夥的意
思噯，不能要你。你還拿捏啥？反正我尋思淨吸收些困
難戶，張嘴要吃的，伸手要錢花，咱社可措抱不起。

宋福山：（勾引地）講的是扶助困難戶嗎？

李春堂：這也不是開大鍋粥，若入社把錢擺到明面上，這不
算咱合作社關門吧。

宋福山：我聽說你們社打算吸收我們對面屋的入社呢，不知
是真是假？

李春堂：（迫問）你聽誰說的？

宋福山：風言風語的，都這麼議論嗎。

李春堂：（不悅）誰有本事誰入唄。

宋福山：說實在的，合作社是初辦，若整幫困難戶撐垮了合作社，這個勛斗栽的不合適；再說你這一年不就白打江山了嗎？你這不是讓人家抓大頭了嗎？我這是當真人不說假話，我家地二孀子這二年，缺米少柴的，我沒少搭補。你不拉幫她一把，瞧着不對勁；拉幫一把吧，把我剝的精細，誰經得起這個。俗語說的對，有十門窮親戚就不算富，這是一點不差。叫我看哪，我可不懂合作社政策，這些窮光蛋可拉幫不得呀。

李春堂：（上火）咱求個真，你聽說誰答應她的？

宋福山：我說啦，你回家像砲筒子似的，幫幫的一放。我是不能說。咱不惹那份閒氣。

李春堂：（氣憤）不說我也知道是誰，好小子，去年老聾子就是他提的頭，今年他又扯這個。

宋福山：趕情他當主任的支個嘴，送份人情，都是整你這樣的戶哪，這回可要你好瞧！

李春堂：洪奎呀，洪奎，你是成心把社整垮呀。（憤憤地坐在石頭上，賭氣似的抽着煙）

〔宋福山得意的望望李春堂，點點頭，掏出煙捲，進屋去取火柴。

〔李洪奎上，他挑着兩筐落梨。

李洪奎：（見李春堂）哈，你老可真會找輕閒地方。

李春堂：犯煙癮啦，來對個火，你先不用批評，剩下的我包下啦。（欲走）

李洪奎：（一把扯住李春堂）老叔，這是要上哪去？

（宋福山一探頭，見李洪奎忙把頭縮回去。）

李春堂：幹活去唄！

李洪奎：拉倒吧，看，落梨都撿家來啦。（望黃花嶺）這陣子活幹的，真不賴歹，眨眼之時，把這黃花嶺的梨，摘個溜乾二淨。（拿個落梨，扔給李春堂）來，老叔，啃個落梨。

李春堂：（接過梨狠狠地咬一口）洪奎，你總給我批呀評呀的，這回我也給你上個意見。

李洪奎：好啊，咱爺倆坐在這嘮，（倒鞋）喂呀，這鞋算夠本啦，把人家黃花嶺的土，偷半鞋窠子，真該打！（見鞋底有窟窿）打不得哩，沒打就裂嘴哭上啦。

李春堂：（疼極）明個你買雙鞋吧，這腳咋能抗的住。噯，整天竟忙社裏的公事，你也應份娶房續絃啦。

李洪奎：老叔，鬧了半天你就給我上這麼個意見哪？

李春堂：洪奎，（指宋福山的膠皮車）你看人家這膠皮輪車，帶是回力牌的，中綫還沒有磨掉呢，鐵活也不錯嘛……

李洪奎：老叔，你說一千道一萬個好……

李春堂：（滾到李洪奎跟前）可人家宋福山一出門，膠皮轆轤車一趕，可真有個威風勁，要一塊上集，人家在集上一喊：“風水營去的有沒有？一塊錢呵！”那人呼呼的。

李洪奎：他有大轆轤車你看見啦，你不看看咱園子摘多少

貨，他摘多少貨？咱地打多少糧，他地打多少糧？

李春堂：這不是禿子腦袋上的虱子，明擺着的事嗎！那是天地相隔。

李洪奎：你知道這個就中，老叔，我們社今年秋後就拴膠皮車。

李春堂：（高興）真的嗎？

李洪奎：理事會研究了。

李春堂：反正都是你們，一張嘴兩層皮，拴也是你，不拴也是你。（學他）勤儉辦社，拴的甚麼膠皮車呢？

李洪奎：這話呀，是去年說的，今年跟去年不同。豐收了，我們有力量拴膠皮車啦。

李春堂：（高興地）我看有個好辦法。又省錢，又省事，一舉兩得。就看你信不信哩！

李洪奎：好辦法，哪有不信的！

李春堂：洪奎，咱們就把宋福山動員進社，啥都有啦，膠皮車，大騾子大馬。他還有錢，這小子還有道眼，當個副業組長準沒錯。（朝前湊了湊）洪奎，才剛我跟他閒拉了幾句，他可有心入咱社呢。

李洪奎：別說你呀，就是縣幹部來也興讓他那片嘴給蒙住，哼，屬蘋果的，皮紅肚裏白，信他話都找不到四址！

李春堂：（直接地）我的意見是，雖然說他是富農，若是對咱社有利，也得想法收進來，……

李洪奎：吸收社員，咱社章上可沒你說的這條，皆因他富就

得扛上社員的牌子？

李春堂：咱爲社裏大體着想，也應份吸收他入社。

李洪奎：老叔，咱們合作社大門多嚕都敞開着，要吸收的是那些對社會主義有印象的。

李春堂：（火了）對！那些困難戶都有印象，入社積極，腦袋削個尖往裏鑽，把合作社都得讓他們拱垮啦！我這話先說到這，誰想入社，就得把錢擺在桌面上，就帶兩條腿支着個肚子來入合作社，讓別人給賠補，我算不幹哪！

（欲下）

李洪奎：老叔！

李春堂：你雖說是我親侄，可你是大主任，話不是說完啦嗎？這不是你上訓的時候。（下）

李洪奎：你這老爺子，嫌貧愛富，這叫啥思想。（叫宋福山）
宋福山……

〔福山妻聲：“上合作社買東西去啦，沒在家。”〕

李洪奎：他怕見我，我知道。（走到櫃子東邊）

〔宋二嫂拿一串筐上。〕

宋二嫂：你們社裏人真“怪古”，我說留吃頓飯，呼下子都跑啦。我知道大夥心意是怕我破費。給我幹了這多活連頓飯都不吃，讓我於心不忍哪！也顯見我太也不懂人情了。

李洪奎：拉倒吧，幹這點活，再吃你頓犒勞，咱也於心不忍哩！